



# Faulkner's Road to Becoming a Modernist

Xiamei P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address:**

pengxiamei@139.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Xiamei Peng. Faulkner's Road to Becoming a Modernist. *Science Innovation*. Vol. 5, No. 5, 2017, pp. 293-297. doi: 10.11648/j.si.20170505.19

**Received:** June 26, 2017; **Accepted:** July 20, 2017; **Published:** August 7, 2017

**Abstract:**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Modernism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Faulkner and a lot of his fictions, which may be the ke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novel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Faulkner's road to becoming a Modernist, which includes the influence of Victorianism, Modernism and also some important people in Faulkner's life. By so doing, it is hoped to be able to offer a thorough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aulkner, and shed a new light on his works.

**Keywords:** Modernism, Faulkner, Modernist, Victorianism

## 福克纳的现代主义之路

彭霞媚

外国语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中国

**邮箱**

pengxiamei@139.com

**摘要:** 现代主义对福克纳及其作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是其作品的典型特征, 这也是解读福克纳作品的一个重要线索。本文试图探讨福克纳如何在世纪之交、动荡变迁的时代走上现代主义道路、成为现代主义者的。文中主要涉及了对其现代主义之路影响至深的三个因素: 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现代主义文化以及福克纳身边出现的一些重要人物。希望本文能为福克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现代主义, 福克纳, 现代主义者, 维多利亚主义

### 1. 引言

威廉·福克纳(1897-1962)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美国作家之一, 其“以自己‘邮票班大小的故土’为背景, 创作了一系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1], 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虽然福克纳在公开场合曾自称为“没受过教育的人”, 但实际上, 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其中就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专著, 也受到一些文艺思潮的影响。我们将他的创作手法与学识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化与知识话语联系起来, 就会发现其创作手法与学识中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同时也因此能更好地了解到他所处时代的许多重要事情。福克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历着重大转变的

时代,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在内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国内外情势的重大影响。因此, 在他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两种主要的历史文化的影响痕迹。而这两种文化, 其一是指他出生地(即19世纪晚期的密西西比州)所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 另一则是指他在大量阅读过程中发现、借鉴并为己所用的现代主义文化。

“福克纳生长在南方, 创作在南方, 他作品中的文化信息也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南方文化的痕迹”[2], 因此, 福克纳早期的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南方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状况。但是, 随着世纪之交的变迁对文化界的猛烈冲击, 其创作的中期作品则清晰地折射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影子。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更迭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而他内心的文化冲突则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他的关键要素。

## 2. 两种文化的影响

### 2.1.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一位成熟的作家离不开他所成长的环境,二伟大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家乡息息相关,无论他有意识的继承所处的文化还是刻意的反叛,其个人作品的主题和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会打上当地的文化烙印”[3]。福克纳出生在美国南北战争后,这是一个动荡变迁的时代。内战对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而战后联邦政府对南方推行的重建工程遭到当地白人的强烈抵制,甚至动用暴力,从而造成政治危机。一些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家产而陷入贫困,但是最悲惨的依然是黑人奴隶。他们虽然得到了解放,但仍然被认为是智力低下的劣等人,受到白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种族主义者采取种族隔离政策、私刑等暴力手段使已经解放的奴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种族矛盾激生。与此同时,许多原来有钱的种植园主离开南方去了欧洲或允许蓄奴的巴西,留在南方的种植园主则一心保护他们仅剩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并努力企图恢复过去的文化传统。这种把南方及南方种植园主理想化的做法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了高峰。福克纳幼时就听说过很多关于南方联军及其“英雄”的传说。除此之外,南方一直都效仿英国及欧洲等级分明的乡绅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虽然南方在这次内战中落败而使人们有挫败感和罪恶感,但以种植园主为代表的大家族仍然努力维持战前的状况,尤其是维护在南方有深厚影响的“骑士英雄”的神话。

追根溯源,南方极力维护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正值工业革命发端之际的英国。这一文化反映了在日渐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关键品性——节俭、勤奋以及坚忍不拔,而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人们对待工业发展和秩序的乐观主义态度。对他们而言,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就像是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念体系,可以为人们振奋精神,提供道德标准和精神慰藉,并且带来无限的希望。而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亦即福克纳成年的时候,这一文化却被很多人认为是陈腐僵化、压抑人性,糟糕不堪。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有一套极为鲜明的价值观念,即被认为是“人”的存在物与被视为是“动物”的存在物之间根本的二分法。这种道德上的二分法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最根深蒂固的指导原则。人高高凌驾于动物之上,因而像教育、优雅、礼仪、艺术、宗教和忠诚等教化而来的情感都属于“人”或“文明”的范畴。相反的,“动物”或“不文明”则指向那些反复威胁自制的本能和激情,需加以压制,使其处于最严格的掌控之下。这种道德二分法导致人们以二分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以僵硬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态度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鲜明对立的区分。他们认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是不可通融的、有着不得逾越的壁垒;种族也被划分为黑和白。在性别方面也存在牢固清晰的界限:女性被认为是天生就带有情绪化和消极

情绪的性质,而男性则天生拥有理性和积极情绪。这些价值观牢牢地根植于南方人们的内心,并在战后重建时期,影响着南方人的言行和思想。他们在贫困和混乱之中,渴望恢复南方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地位,以期与战胜的北方抗衡。维多利亚主义对于南方受过教育和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有无限向往的人们而言,代表着优雅的态度以及人们都渴望遵守的标准。因此,对于属于南方中产阶级的福克纳家族来说,在设法恢复了经济基础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美好声望,就开始采用严格的礼仪,甚至连其住所也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来装修。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与南方当地的社会文化交互影响,融为一体,并逐步适应当地的需要,其最核心部分就是所谓的“贵族神话”。这种神话把南方设定为贵族制在美国存留的最后家园,并与维多利亚时代对贵族的崇拜融合在一起。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新南方的推动者和企业家们认为自己有责任继承内战前南方种植园主的传统,并据此向世人和社会证明,他们的贪财和唯利是图是正当的行为,是为了确保这个神话的延续,保证他们的南方人身份。在进入二十世纪之交,南方人的身份认同已然形成,他们仍能从南方式贵族社会的形象中寻求慰藉。因此,代表南方贵族社会形象的南方绅士、南方淑女的概念普遍流行。尤其南方淑女,她们是道德清白和无私的典范,其主要关心的精神维护性纯洁这一原则。可以说,在美国南方,贵族理想具体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精髓,并在福克纳成长的岁月里支配了大部分南方人的想象力。

福克纳在其名作《喧哗与骚动》中就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对南方人的桎梏、尤其对女性和黑人的压迫表现的淋漓尽致。四位叙述者的核心人物凯蒂是南方淑女的典型代表,更是福克纳塑造的人物中最浓墨重笔的一位女性人物之一,她的悲剧命运折射出当时南方很多女性处境的悲惨。在维多利亚文化二分法的影响之下,她们通常被认为劣于男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一旦有所反抗即被打上“荡妇”的标签。南方的妇道观和贞洁观也是维多利亚主义压迫、控制、桎梏女性,甚至男性的重要观念。小说这昆丁即是此观念的坚决拥护者,最终也因为无法接受妹妹凯蒂的失贞(其实就是南方衰败的象征)的现实而自杀身亡。正如肖明翰所指出的,南方“……保守的向后看的历史意识,沉重的悲剧感,清教意识和进行道德探索的无比兴趣,在种族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对艺术手法的极度重视,……所有这些成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南方文学的基本特色,这也正是福克纳小说的基本特色。[4]”

### 2.2. 现代主义文化

现代主义文化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当时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氛围压抑,违反了真实的人性。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体验形式。他们中产生出一些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和印象派画家,而这两类人都对福克纳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象征派和印象派运动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实证主义的稳定和看似客观的世界,开始探索那些更为模糊和更难预测的人类认知和意识活动领域。这两派运动的倡导人认为个人有义务放松约束,向世界开放自我,完善个人经历

和体验的能力，而这些正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张格格不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概念。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现代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者决意扩大意识的范围，并把体验的各种截然不同的要素融合在一起，最终纳入全新和独创的“统一体”之中。此主张的根本目的就是将被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二分法撕裂的所有事物重新黏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世界不再是分割、断裂的状态，而是重新整合，有了新的交汇点。在意识形态方面，现代主义也坚决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奉行的虚伪的存在观念进行斗争。借用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的观点，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反叛时期，强调的是打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坚持不懈创造和细心建构的那些“体系”、“类型”和“绝对性”；第二个阶段标志是“各部分的重构和碎片化概念的重新关联”；第三个阶段的特征则是“对以前被认为永远相互排斥的事物进行澄清、混杂和融合”。他因此断言，“在现代主义模式中，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事物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分崩离析’，毋宁说是‘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来说，现代主义的真正特征和成果“不是分裂解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超级整合[5]”。现代主义者孜孜不倦地追求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性的释放和重建。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注重的是人性的压抑，控制，鼓励理性和灵性，那么现代主义时代的文化则更倾向于将人的本能和激情统一在一起。因此，现代主义者强调“真实”，要求人们尽可能地融合心灵的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使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自我更接近“真正的”自我。这个标准是比维多利亚文化所倡导的“真诚”准则更难达到，因为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人们努力直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力图规避的那种强烈的自我认知。这也是为何现代主义者的小说青睐意识流的技巧，为的是捕捉到潜意识中的、生机勃勃且真实的自我，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中规中矩、稳定持重的自我。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更多的是力图躲在幻觉和斯文之下保护自己，而现代主义者则勇于直面丑陋、肮脏、自私、贪婪、贫困、恐怖等消极方面，因此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在其中找到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和经验教训。

南方在内战后陷入猖獗泛滥的种族主义泥沼之中，伴随而来的便是横扫南方人自尊心的悲剧性贫困，而这种状况，在现代主义的福克纳看来，完全是内战前种植园主传承给后来的数代南方人的不真实且充满神话色彩的认同模式造成的恶果。因此，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他呕心沥血，大力批判这个虚构的贵族神话，并试图寻求一种新型的、理想化的南方认同取而代之。这种探求反映在福克纳的作品中，便是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这些人物把传统南方社会致力分隔的文化、种族和性别一起融入了他们的自我之中。他们因不遵循南方社会的规矩和禁忌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而承受巨大的苦难，正如同现代人信仰的基督和救赎的典范，从而具有指引性的力量，为南方的未来带来了美好的希望和前景。由此可见，现代主义在福克纳的作品中还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的。

出生于美国内战、工业革命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变革冲突的时代，新旧文化交替更迭对福克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意识充满矛盾，具有两面性。实际上，终其一生，福克纳都在努力调和这两种文化及由此而带来的两个不同自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出生于南方的一个大家族，是乡绅的后代，难免会受到家庭和社会所灌输给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习俗，因此这个自我迫切要求一致和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他通过阅读和观察所获取的教育有使他产生叛逆与反抗的思想意识，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自我。这两个自我相互争斗、相互影响，就像丹尼尔·辛格所声称的，“可能存在着两个威廉·福克纳[5]”。也就是说，福克纳一方面是老派乡绅的自我（即维多利亚式的），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当代的（即现代主义的）自我。这两个自我做了一辈子的斗争，但两者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文化或者说是两个自我的冲突。也许，这也正是福克纳要表现的“人类内心的冲突”，而这也是他及其作品至今仍有无穷魅力的重要原因。福克纳本人也曾评论说，“我认为一个作家是分裂人格的完美例证。做作家时他是一回事；做世界居民时他又是另外一回事[6]”。这无疑也是对他自己人生经历的精确总结。

纵览福克纳的一生，可以发现他都在努力维持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平衡，并时时做着各种调整 and 改变，用以符合他作为作家和作为南方乡绅的双重身份。“尽管在理智上他对南方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清教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从艺术上给予谴责，但他在作品中也强烈地流露出对南方的那种近乎非理性的热爱和对旧南方深深的怀恋之情……[4]”。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两个自我都没有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的现代主义自我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但是，每每他现代主义自我变得过于压倒性，维多利亚时代的自我就会及时显现，对另一个自我进行压制或阻挠。这个时期的福克纳，他自身互相冲突、互相制衡的两个自我暂时处于和解和休战的状态，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出于种种原因，福克纳将自我的中心转移到了传统主义，即维多利亚时代的自我，这也表明了他写作主题的一个倾斜，以及写作数量的递减。

### 3. 外界的影响

1913到1914期间，在福克纳最无聊、孤独的日子里，一位耶鲁大学生，也是对福克纳日后创作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伙伴菲利普·艾弗里·斯通（Phillip Avery Stone）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斯通也是镇上的名门望族的后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并在两人的交往中承担起文学导师的角色。他借给福克纳大量书籍，鼓励他创作诗歌，并把自己接受的耶鲁教育的精髓转传给他。在与斯通的长期交流探讨中，福克纳受益匪浅，尤其重要的是，斯通将福克纳引入了现代主义文学之路，向他全面提供了有关现代主义文化的入门知识。他因此而阅读了大量的法国的象征派诗歌还有现代派诗人如T.S. 艾略特、庞德和康拉德·艾肯等人的作品。此外，在斯通的引荐下，福克

纳还一些发表了许多现代派作家作品的杂志,包括《诗歌》(Poetry)、《小评论》(Little Review)、《自我主义者》(Egoist)和《拨号》(Dial)等。这些书籍和杂志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接触到当时先锋作家的现代主义作品,比如英国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普洛弗洛克的情歌》等。虽然他很欣赏乔伊斯的小说,并在创作中受其影响,采用现代派手法,但是,他并不喜欢现代派诗人,而更青睐19世纪浪漫派的诗歌作品,如济慈的《夜莺颂》、《古希腊瓮》等。这也说明福克纳是个矛盾的混合体,具有两面性:既向往现代主义的趋势,又倾慕维多利亚时期的优雅。正如明特所指出的,他所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既不来自密西西比的生活,也不出自英国诗歌,既非起源于实实在在的土地,也非萌发于想象中的天堂,而是两者矛盾冲突的产物[7]”。从1914年到1918年期间,斯通的确给予了福克纳所急需指导和帮助,使其接受了比较完整且系统的文学及理论知识,对南方的历史、政治背景以及他所搜集的大量的观察资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对于充实福克纳所熟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对福克纳人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位人物出现,那就是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也就是《俄亥俄州的温斯堡》(又译作《小城畸人》, *Winesburg, Ohio*)的作者。福克纳读过他的这部作品,还读过《鸡蛋的胜利》等短篇小说,尤其喜欢《我是个傻瓜》。安德森是个温厚的长者,对年轻人很少友好,并尽心提携。安德森当时的名气正是如日中天,但是对无名小卒福克纳一见如故。在交谈中,安德森立刻就辨识出福克纳的文学天赋,并对他显示特殊的兴趣和关爱。他劝说福克纳放弃诗歌创作而改写小说,并引领后者交流小说写作的技艺,拜会当时的文学界的名流,将其引入文艺圈。尤其重要的是,安德森加速并进一步确定了福克纳心中业已存在的倾向——要在文学中用美国本土的语言和主题写作。安德森本人就是此主张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他之前在写作中也坚决拒绝效仿欧洲的写作模式和风格,认为应该放弃不自然的措辞和矫揉造作的写作方式,而应该使用日常自然的语言,用直接简洁的方式叙述真实人的故事。在安德森的引导和劝解下,福克纳更加确信南方不仅属于新近获得解放的美国文学,还为作家提供无法估量的创作素材。在此之前,作为南方人的福克纳还在为自己狭隘的和地区的评价所苦恼、困扰,如今,安德森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深信现代美国小说应该且必须植根于具体的地方性之中。对此,福克纳在后来又重申安德森的话:“只是你要记住它,并且不以它为耻。因为开始之地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重要[8]”安德森还建议福克纳去写作自己所熟悉的那块土地,“你必须要有有一个地方作为开始的起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着写……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你的事业的密西西比州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出来;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7]”。这正是身处南方无名荒蛮之地的福克纳所渴望听到并以此为金科玉

律的最好建议。此外,对于现代主义作家,安德森也为福克纳打开了阅读和理解之窗,更加提升了在后者心目中的地位。黑人对安德森的吸引力同样传染给了福克纳,认为“黑人具有什么品性——对人内心深处的生活具有直觉的敏感性和能够本能地看透人性[9]”。这种黑人观对于福克纳日后的创作,尤其是黑人人物的塑造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安德森是福克纳文学创作生涯中第二个重要影响人物,而且其作用要远比之前斯通大得多。

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物的熏陶,福克纳在其文学道路上从一个没怎么受过系统教育的乡村青年慢慢蜕变成一个受到南方传统以及现代主义潮流影响的文学界巨擘。他们对于福克纳进行文学创作、将自己家乡“那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作为其传世名作的背景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4. 结论

总而言之,对于出生于世纪之交、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受到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和现代主义潮流双重影响的福克纳而言,其创作难免会带有时代的烙印。从文学角度来说,福克纳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来自于南方文学传统以及一战后进发的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作为一位生长于南方,对南方有深厚感情的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南方特点,并深刻反映了南方在内战和一战后的价值体系的变化以及南方人因此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和荒原意识。以自己家乡“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为创作背景,福克纳构建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历史保守感和现代悲剧意识,其作品中也带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正如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所指出的,“我们明显地看出福克纳的作品里有自觉与控制有素的美学素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特殊使命,将南方的家族史表现为人类堕落与腐败的现代史诗,福克纳毫不动摇[10]”。“在福克纳看来,战后的南方人只有立足现在,解决南方社会现实问题,才能拥有未来[11]”。第二,来自于现代主义流派以及经典作家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影响。现代主义流派中的法国象征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福克纳又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在他的早期创作的诗歌及后来的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些现代派的痕迹。艾略特的诗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以及典故,造就了其诗歌晦涩难懂的文风,也表明了现代人类的颓废、消极情绪。这些对于福克纳的小说的语言特色和创作主题有重大意义。乔伊斯的作品,尤其以《尤利西斯》为甚,多使用现代主义的文体风格,包括意识流等写作手法。而这些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福克纳的作品中发现。当然,在这些流派和运动影响的背后,是福克纳对于美国南方,广而言之,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的忧虑和关心,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哲学思考。

####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JB2017074)阶段性成果之一。

---

## 参考文献

- [1] 郭玉莲. 福克纳主要作品中的文化观[J]. 戏剧之家, 2016(10).
- [2] 曹梦月. 论福克纳小说中独特文化视角的成因[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3).
- [3] 付景川, 刘桃冶. 美国南方宗教文化对福克纳创作的影响[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 [4] 肖明翰. 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1).
- [5] [美]丹尼尔·J. 辛格. 《威廉·福克纳：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王东兴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
- [6] Gwyin, Frederick L., Blotner, Joseph L.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Virginia: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59.
- [7] [美]戴维·明特. 《骚动的一生——福克纳传》[M], 顾连理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 [美]福克纳. 《记舍伍德·安德森》，李文俊译，见陶洁编《福克纳作品精粹》。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8] Thadious M. Davis, *Faulkner's "Negro": Art and the Southern Contex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9] [美]罗伯特·斯皮勒. 《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
- [10] 张彩霞. 不忘过去，立足现在，才能拥有未来？——评《镜像视野下威廉·福克纳时间艺术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11).